

时光深处的村庄

■ 邱小平（黑龙江）

走进雪后的黑龙江漠河市北极镇洛古河村，如同进入了一幅水墨丹青画。

举目四望，环村皆山，一面临江，深颜如黛，意境深邃。行至高处，浩瀚龙江，冰“封”千里，犹如巨龙，呼啸而过。及至村口，篱笆木屋，整齐划一，灰墙白顶，如出一辙。

这个隐于大兴安岭深处的百年村落，如同森林中的博物馆，守护着森林居民最深刻的时光记忆。

洛古河的美景，从入村的 331 国道开始，331 国道，黑龙江人更喜欢称其为“醉美 331”，“行走龙江、神奇一路”说的就是它，它从兴安岭的白桦林中一路蜿蜒，转过村口“洛古河”巨石，立刻 90 度向西，从洛古河穿村而过，如同一条玉带，串起沿途的森林、界江还有厚如毛毯的雪原。

洛古河的早晨就与众不同，一轮红日升起，一缕霞光打在村口巨大的石头上，“洛古河”三个字顿时金光四射，映衬着地面上的白雪愈加夺目，一阵风起，悠

扬的雪花伴随着口中轻吐的白雾，像炊烟般袅袅升起，穿过冰冷的空气，消融在渐浓的晨曦中。静静的木船，静静的白雪，静静的村庄，就这样掩映在巍峨的兴安岭与雄壮的黑龙江之间。

一进入洛古河，顿感“别有洞天”，“世外桃源”也不过如此，从东边村口至西边村尾不到 1000 米的街道，两旁全都是木头建造的房屋，“古道驿站”“源头缘”“‘龙江源’”一个个仿古招牌，如同从古代走来的美女在街道两旁娉婷施礼，客栈与农家隔着国道上鲜艳的国旗深情对望，331 国道随着河流的方向往前延伸，临江的木刻楞民居绵延迤迳送行。

洛古河村党支部书记李志宏说，洛古河村距离漠河市区 110 公里，距离北极镇 90 公里，处于大兴安岭森林的腹部，最冷时零下 57 度，从 1886 年建村，就开始陆续建造适合极寒天气下居住的木刻楞，现在，全村民居全部都是木刻楞。

遍布全村的 55 栋木刻楞，如今成了洛古河村的“金字招牌”，这些木刻楞犹如身处桃花源中的古人，保持着数百年

前的原始风貌。

信步走进“龙江源”宾馆，这个外墙漆着黄色的木屋令人惊艳不已，整栋房屋不用一根铁钉，全靠榫头咬合，老板李兰庆说，做这样的房子，需先把木头钻孔，再用木楔加固，木头交接处垫苔藓，好处是不透风，即使零下 50℃ 的冬天，有苔藓压底，等于是水泥夹在隔壁里一样，非常暖和，而夏天又异常凉爽。

木刻楞里，土炕是最主要的生活设施，居住在木刻楞里的洛古河人，一日三餐都在炕上吃，家里的老人坐在热炕上抽烟，妇女们坐在炕上做针线活，孩子们坐在炕上“过家家”，家里来了客人，也是炕上喝酒、聊天。待到暮色四合，将炕烧得热乎乎的，一天的劳累，在一宿热炕的呵护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坐在老李家的炕沿上，透过明亮的窗户，只见一只可爱的松鼠在外面的窗台上窜来溜去，对面墙下的玉米秸秆似乎更有吸引力，松鼠“扑”地跳到秸秆上，快速地寻找残余的玉米粒，头也不回地顺着墙脚跑开了。

顺着 331 国道往西走到村子尽头，有



一个面积不大的广场，广场上一个巨大的“源”字石雕，赋予了这个广场名字——源头广场。

站在广场往西看，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的额尔古纳河与来自俄罗斯的石勒喀河深情相会，然后携手一路向东，形成了大气磅礴的黑龙江。洛古河村就在两河汇流之处，这里是黑龙江的起点，但当地人更喜欢称之为“源头”。“源头广场”“源头宾馆”“源之缘农家乐”，无处不在的“源”字，仅仅是为了佐证一件事——洛古河就是黑龙江的源头村。

当大朵大朵的雪花精灵一般飘舞在小村，包括“醉美 331 国道”在内的道路上已是“万径人踪灭”，封冻的黑龙江上也没有“孤舟蓑笠翁”，白色的雪花给木刻楞穿上了一层厚厚的衣裳，洛古河就更显得无与伦比的安静，它们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大自然最和谐的一部分，给人一种非同寻常的自然之美。

母爱之光

跳地就去揭锅盖了，果不其然，锅里踏踏实实卧着一大碗米饭配着热蔬，成年后的性子跟小时候的那个自己截然相反，只喜欢静静地窝在家里陪母亲看会儿电视，听她说东家长西家短。譬如：她会絮絮叨叨地说起哪位认识的好友或亲戚，他们的姑娘出嫁了，那个小时候净爱调皮捣蛋的浑小子终于娶亲了。我和她一个摘菜一个淘米，一个剥蒜一个切菜，配合得相当默契，不大一会儿家常小菜就端上桌了，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正应了那句“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天底下母亲大抵都像她这样母鸡庇护鸡仔般为子

女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我也希望自己永远徜徉在她的爱里不要长大就好，于是我最祈盼在临近年关时接到母亲的电话，习惯她用一成不变的语调说：“年货我都置办齐了，就等你回家当俺的助理了，今年我主厨，你洗洗碗，帮我打杂啥就行了！”那个喜欢拥有决定与支配权的母亲又在那儿铿锵有力地发话了。听到母亲的声音，我倍感欣慰，她健康安在就是我们做子女最大的福气，有母亲在的地方才有家的温暖。

母亲的爱像春风，抚慰与呵护着尘世间盛放的花，并不奢望回报，待到花朵日益葳蕤之时，母亲却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光阴中渐渐老去直至枯萎。

人类得以繁衍生息是因为心中存爱，一旦有了牵挂与惦记就有了目标与奋斗的源泉。一个女人对子女与生俱来的爱会让她心甘情愿地穷尽一生去忙碌着，全然忘了自己，直至每个儿女成长为独立坚强的个体，又把这种爱传承延续。

世上的爱有许多种，只有母爱是唯一且温暖的，它绵延不绝，是高尚，也是光亮。

父亲的风车

父亲先找一根又长又直的玉米秸秆，去掉它身上的叶子和尖端较细的部分，然后用小刀将每两节之间的连接处处理得光滑滑的。再选一根粗细适中的高粱秆儿，截下其中的一节，将其竖着劈成均等的两片，留下一片备用。将红纸对折成 15 公分左右的两个正方形纸片，把开着缝的三边用浆糊粘好晾干，再把这两个红纸片用针线分别缝在事先准备好的、劈开的高粱秆儿的两侧，为保持平衡，需要将其中一个缝在里侧，一个缝在另一端的外侧。最后，用一根针子从高粱秆儿的中部部位扎过去，扎在玉米秆儿的最上部中心位置，一个简易的风车就做好了。

看着父亲做的有型有样的风车，我高兴极了，谢过父亲，我右手举着风车跑出去，风车在我奔跑带起的风

的带动下，一圈一圈地转着。我迎着风，心情也如同这火红的风车般灿烂、阳光。这时候，我和小伙伴们经常三五成群地一齐疯跑，没有约定，不是比赛，乐趣却胜过比赛。我们脚下如风，右臂伸直向前冲，看谁的风车转得又快又稳，就算谁赢。有时不定是谁，跑着跑着，风车的头就会啪嗒一声掉下来，这是钉子没扎稳，捡起来换个地方扎上继续跑。谁输谁赢都不影响心情，每跑完一场，都会有赞美声和欢笑声响起，那笑声纯真无邪，响彻每个人的心底……

如今我们已经长大，不能再像童年那样，一群孩子举着风车疯跑着比赛，但是童年的快乐时光却永远留在了记忆深处，而父亲为我做风车时的样子常常会浮现在脑海里，想起它，我就想起父亲温和的笑脸。



都能用作火锅食材，这川辣感十足的火锅，即便在隆冬时节吃起来也大汗淋漓，好不痛快。

火锅最大的好处在于不挑。它不拒荤腥，不嫌寒素，用料不分南北，调味不拒东西，山珍、海味、河鲜、时菜、豆腐、粉条，来者不拒，一律均可入锅；荤素杂糅，五味俱全，主料配料，味相渗透。易中天说，火锅“共火而食”，体现出“亲热团圆”“以柔克刚”“中和之美”的哲学味道，火锅不仅是一种烹饪方式，也是一种用餐方式；不仅是一种

■ 刘奔海（新疆）

北方的冬天总是异常寒冷的，对孩子们来说，最盼望的就是下雪，天再冷也要在雪地里玩耍，手、脸冻得通红却玩得兴高采烈。可有一年冬天下雪天拉蜂窝煤的经历却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寒冷记忆。

冬天的火苗比娘亲。在北方，蜂窝煤炉子是过去人们最常见的取暖工具，一家人围着小小的火炉，两只手挽在火炉上，火苗从蜂窝状的煤孔里飘舞出来，欢快地舔着手指，给人一种被亲情抚摸的温暖感受。记忆中，为了省煤，父亲总是把炉子封得死死的，火炉上只散发着一点点温热的热气，一块煤有时可以烧上一天。

那年冬天，已到了寒冬腊月，家里的蜂窝煤也快要烧完了，眼看就要过年了，可雪下个不停，越下越大。这么冷的天，没有蜂窝煤烧怎么过年？那天早上，父亲决定冒雪去镇上买些蜂窝煤回来，他让哥哥和他一同去，说再过几天就过年了，再不买怕就买不上了。我兴冲冲地对父亲说：“爸，让我和我哥去吧，我们能买。”父亲身体不好，哥哥上高中，我也上初三了，我们弟兄俩拉一车蜂窝煤没问题，哥哥也说，让父亲不要去，让他和他去买，说我们轻轻松松就拉回来了。父亲看了看哥哥，又看了看我，迟疑了一下便同意了。父亲把钱交给哥哥，让他装好，嘱咐说一块蜂窝煤一角钱，买 120 块煤，剩下的钱让我们在镇上饭馆吃个饭。母亲给我和哥哥找出了最暖和的棉衣手套让我们戴上，叮嘱我们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和哥哥拉上架子车就出发了。

在雪地里行走可真是太愉悦了，踩在厚厚的白雪上咯吱咯吱地响，雪花飘在脸上，像在和我们一起嬉戏。镇上并不远，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买好了煤，哥哥问我饿不饿，我说不饿，他说那我们就不吃饭了，赶快回家，我说行。路过一个饭馆，哥哥还是买了一个烧饼，撕给我一大半，我们边吃边拉着半车蜂窝煤往家赶。

车子拉了重物，回来的路比去时艰难了许多。雪却越下越大，飘落在眼睛上，眼睛都睁不开，路上的雪越积越厚，哥哥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行进得越来越缓慢。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不料车子不知压到了什么，剧烈地晃了一下，瞬间，车子 and 半车蜂窝煤都翻倒进了路旁的沟渠里，我和哥哥也随之栽倒下去，煤球滚落得到处都是。万幸的是，我们都只是擦破了点皮。顾不上疼痛，我们慌忙站起来，先把架子车拉上来，然后下去把掉落的蜂窝煤一块块捡拾上来，摆放在车上。白雪、黑煤，手摸黑了又被雪洗白，洗白了又摸黑，终于，都捡了上来，我们的手都冻僵了。可哥哥一数，少了一块，数了几遍，就是少了一块。到处找了找，都没有找到，我和哥哥都冻得瑟瑟发抖，可心里更冰冷，我知道，这一块煤是一定要找到的，不怕回家后父亲责备，而是觉得第一次为家里做事就没有圆满完成任

务。哥哥说，我们找找吧，就算受点冻可一块煤可以烧大半天呢。我和哥哥又仔仔细细地找，几乎把那一

片雪地翻了个遍，终于，在一个雪窝里，我找到了那块蜂窝煤，抱着它，我激动得像找到了一件失而复得的宝贝……

回到家里，母亲赶忙抓着我冻僵的双手一边捂热，一边听我讲这次买煤的经过，听到我们弟兄俩在雪地里找寻最后一块蜂窝煤时，她心疼得流下了眼泪：“傻孩子，一块煤找不到就算了，还非要在雪地里刨出那块煤来……”我的心里却暖暖的，笑着安慰母亲说不冷，我和哥哥圆满完成了父母交给的任务，心里满是热汤的自豪感。

为了一块蜂窝煤，我们弟兄俩受了那么长时间的冷冻和煎熬，也许有人觉得不值得，但它却让我学会了坚持和忍耐。在以后的生活中，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我就想起那次拉蜂窝煤的经历，给自己打气，再苦再累也要坚持坚持再坚持。

我在春节整理藏书



■ 周丁力（重庆）

中年以后，我感觉，书籍与人一样，在光阴中也是会蒙尘的。既然喜欢读书，对书籍有所收藏，对自己的藏书就应该安排时间，有所整理。因此，每年春节假期里，我都会抽出两天的时间，在妻子和女儿的协助下，对我书房里四个书架上的藏书进行整理。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将藏书轻轻拍打除尘，再用干净的毛巾擦拭一番，并放到新春的阳光下稍微晾晒晒。这之后，还会把过去一年里读书时，随手马虎地乱塞进书架的图书，或者散放在屋内各处及露台小桌椅上的藏书，归拢整齐，按大致的分类重新放到书架。

在整理家藏图书的过程中，上上下下，擦拭整理、进进出出、搬来搬去，虽不乏辛劳，但因为这是我更喜欢做的一件事，身体有些劳累，心情却是愉快的，清洁藏书仿佛也是在清洁自己；整理藏书仿佛也是在整理自己。如此这般下来，仿佛又将这些家藏图书，重新收藏了一回。蕴含在其中的喜悦，唯自己知道。通过清洁与整理，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藏书似乎也由“旧爱”变成了“新欢”。新春佳节，万象更新，我很

大红灯笼高高挂

■ 姚美运（山东）

春节到，红的灯笼，红的春联，红的福字，红的“压岁包”，红红的喜庆笼罩着一切，静谧的日子顿时沸腾起来。霓虹遥分地，紫光远缀天。一盏盏承载着民俗文化的大红灯笼，是节日家家户户喜庆团圆的象征，也点亮了几时的美好记忆。幼时，农家孩子最大的奢望，就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灯笼和两包小蜡烛、几挂小鞭炮。蜡烛、鞭炮花钱不多可以买，灯笼就不是家家户户都能买得起的了。我对灯笼的最初记忆，是大爷家的那盏“传家宝”灯笼。

鲁西北小村的这条老胡同，是当年村里过节最繁华的街道，原因是这里居住着一群对未来充满寄托、对年俗渴望“仪式感”的老爷们儿。除夕下午，院前屋后的人们在准备年夜饭的同时，也为点亮“年灯”忙活着。他们将墨水瓶制成的“煤油灯”早早固定在土坯墙壁上，将浸过煤油的玉米芯三五成堆堆放好。住在我家隔壁的大爷郑重地取出那盏“传家宝”灯笼。灯笼是由 20 公分左右的四根立式木棍和八根横向短木棍组成的长方体骨架，底部和四周镶嵌着透明玻璃，上有提手，内燃灯烛。灯笼经年风吹日晒，已然看不到木材原色，但光亮依然。冷风吹过，别人家的烛火瞬间熄灭，这盏有玻璃防风罩的灯笼下仍旧一片光明，煞是显眼。

在那贫穷匮乏的日子里，又有几家舍得买灯笼？小时候玩的灯笼用纸糊制：先用铁丝或秸秆轧制支架，用圆形木板做底盘，再糊上彩纸，上面画上自己喜欢的图案，或写上几个祝福的字

儿，里面粘上一支点燃的细小蜡烛。虽然有了光亮的效果，但微风一吹，火苗晃动，稍不注意就会被烧毁。后来，干脆在玻璃罐头瓶底粘上蜡烛，罐口拴上绳，系在棍子上挑起来。虽然十分抗风，但是蜡烛时常因为缺氧熄灭。

上世纪 80 年代初，农村实施了“户户通电”工程，虽然电力紧缺，但过年那几天还是“保障供给”的。市场上有了灯笼销售，但苦于经济紧张不舍得买，只能“土法”自制：用一个硕大、坚挺的纸箱，剪去一面纸板，糊上写着“春”“福”大字的红纸，里面放上连着电线的灯泡，挂在院内高高的大树上。“春”“福”红灯悬在空中，亮在黑夜，明亮得很，从大年三十挂到正月十五，营造出了浓厚的节日气氛。这项“专利”也得到亲朋好友的认可，第二年春节，如果见到邻村谁家院子里也零零星星地挂起了“字幕”灯笼，不用打听，这户人家一定是我家亲戚。

随着市场的繁荣，灯笼类型琳琅满目。竹子骨架的、木材工艺的、塑料合成的、绒布缝制的，应有尽有；遥控的、音乐的、旋转的、霓虹的，这些热销的灯笼似乎让节日更有氛围。因为喜欢灯笼，每年正月来临，我都去省城的文化市场选购最新潮的大红灯笼装点节日。既买门前挂的，也买孩子玩的。憨拙的鸭子、灵巧的兔子，形态各异、惟妙惟肖的灯笼造型，一度让孙子、孙女爱不释手，成为首选“年礼”。

外界的霓虹万万千，家中的灯笼最耀眼。春节里，县城璀璨夺目，光彩照人，移步换景，美不胜收。无论城市的“霓虹”如何绚烂，灯笼那喜庆、古朴的光亮一直闪烁在记忆的心头，“大红灯笼高高挂”成为家庭中欢度春节的最重要仪式。

■ 付景莉（河北）

那天午后，坐在阳台上看书，忽然被外面一群孩子叽叽喳喳的叫声惊扰，抬眼望去，只见一群大小不一的孩子正在楼下玩耍，他们三三两两，有的在玩游戏，有的在打乒乓球，有的在踢足球，好不热闹。看着他们玩得亦乐乎的样子，突然就想起我小的时候，放了寒假和小伙伴儿一起玩耍的情景。

小时候，我们一群小伙伴儿经常凑在一起玩游戏，除了丢沙包、躲猫猫、跳房子、跳大绳、跳小绳、花式踢毽子外，还有一种就是自制风车比赛了。

我那时不会自己做风车，哥哥姐姐们又不帮我做，这时候，经常是父亲笑着放下手中的毛笔，用他写对联剩下的红纸来给我做风车。

亲爱的火锅

■ 甘武进（广东）

天气一转冷，便有火锅香味在街上弥漫。醇厚的牛油混合着麻辣鲜香的味道，立刻引动我的口水，吃火锅的瘾被勾了起来。邀上三五好友或与家人一起去火锅店。红汤点起，鸭肠、毛肚、鸭血、宽粉、豆花、青菜一个一个下锅，辣椒随着沸腾的油水跳动，捞出的每一块食物都裹着亮闪闪的红油……辛辣的白汤配着麻辣的味道，肚子里翻江倒海那是明天早上的事了。

可见，火锅这种烹煮食物的方式我们是多么喜爱。事实上，火锅在我国历史悠久。据说，都江堰在合万民之力建成后，李冰父子设宴行赏，由于人数多故烧鼎烫油，一时香飘十里，在座无不食指大动，一旁各色菜肴由众人自取投而熟食之，众人美曰“二王宴”。后来，为避免不同味道的料汤串味，想出能同时吃到不同风味的分格鼎同时煮不同的食物，可以说与现在的“鸳鸯锅”有异曲同工之妙。

火锅发展到唐代，已成为一种时尚饮食，富人设家宴时，一般都会备用火锅。唐朝的火锅，多用陶烧成，叫“暖

锅”。到宋代，火锅已很平民化了。南宋词人林洪抓到一只兔子，机缘巧合发现把肉涮熟的做法很鲜美，在大雪纷飞的寒冬中，与三五好友围聚一堂谈笑风生，随性取食，非常愉快，为这种吃法取了个“拨霞供”的美名。

那些历史名人吃火锅吃得如此嗨，弄得我们馋病又犯了。那就去成都吃火锅吧。成都是我喜欢的城市，大街小巷弥漫着浓浓的火锅味道，加上川妹子泼辣的嗓音，给这个城市增添太多韵味。吃过成都各种著名和非著名的火锅，到底吃的还是一种氛围。我喜欢那种嘈杂的院子，一桌一桌挨得近近的，左边回头看看邻座在吃什么菜，右边看看有什么还没有吃过的。高声喊妹子加菜，妹子大声回应“要得”。

冬季进补，作为力量源泉的牛羊肉当仁不让成为主角，而重庆则把火锅发挥到了极致。火锅汤底添加朝天椒、花椒、鲜姜等香辛料，加上用熬煮了几个小时的老鸡汤、龙骨汤作底子，红油、红椒，把整个冬天都吃得红红火火、热气腾腾。牛肉、牛杂、牛鞭、牛尾、牛筋、牛蹄还有羊肉、鸡、鸭、鱼等